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擗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爲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

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邱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

頻暢北海太守處與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
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
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
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
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
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
笄廣韻簷字下云符簷竹笄也采帛鋪謂剪裁
之餘曰幌子幌一懽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
杖曰搯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
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
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爲齊而襄王聽幸臣九
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
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
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

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
竄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
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
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
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
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
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

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
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
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
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窓
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
溪竹抽稍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

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蒼
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
念莠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
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垪皆稱英宰然

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
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
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
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
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
徐州府入爲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垪由美
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
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
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

爲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爲相王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鍔工私市它工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

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
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
此䟽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
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
功名旣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
踈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
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
爲相數疆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
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
引高頴入府頴怏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一年朝臣莫
與爲比頴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
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
旣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
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
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
旣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

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實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

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
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
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
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
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
可見也

羗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羗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羗豪相數貴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
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
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
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鄉
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
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羗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
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
命字一而已矣初日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
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
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
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
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
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
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
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

君游君次君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
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
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
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
路少游稚賓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
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
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第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

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
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
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容齋五筆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弟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
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
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
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邲霍十六國其義
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
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
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容齋五筆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弟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
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
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
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邲霍十六國其義
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單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在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也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

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
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交中七月
爲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
二更盡月食之旣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
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
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
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
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
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

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
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
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
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
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王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
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
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

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目則無薄蝕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旣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爲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旣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爲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楊雄爲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爲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

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
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閣門宣
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
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
所以爲人貴重東漢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
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
侍郎等皆爲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
將軍爲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
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

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
少乃以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
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真宗始創學
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仕宦所慕今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
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法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
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

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
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
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
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
乃引史記非龍非驪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
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
人爲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
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
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
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
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
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
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
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共死也天

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

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

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私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私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懼抵噉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爲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爲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倦倦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

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摩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

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
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所
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
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
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

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
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孛彗飛流其危眙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
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
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

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

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

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
應憐掃門役自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
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
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恠麗惟
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
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
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

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
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
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秘書監魏證爲四部羣書將藏內
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
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刻正
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

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秘書
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
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
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容齋五筆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
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
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
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
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
計三十至四十四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
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秘書
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
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
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容齋五筆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
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
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
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
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
計三十至四十四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
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
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力而
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
夕陽銜山修尔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
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
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
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
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
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

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
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
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
奔走水上不間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
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
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
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卽以父名公著而辭然

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纘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浮京師在道詐死旣唘歛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甄濟

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
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
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
舁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
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疆輿至
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
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
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
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

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
吾猶生也賊旣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
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
爲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臯濟
得生而王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爲伏節之冠
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
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
寂寥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
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

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
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
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
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絲是名節聞于朝優詔
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
至以笞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
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
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
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矯亂不久矣東
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
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
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
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
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
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

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
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
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
測乃使觀聽華嚴誰敢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
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
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
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

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
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
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
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
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
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原宗派然字字執泥又
爲拘澁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

荆瑑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
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
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
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
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
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
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

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
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
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
率至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
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
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
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疆亦拱默唯

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行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摧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

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官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闕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滌末疾而繕閱書策早暮不置

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劑
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
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加東坡海外表云
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羗村詩云世
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
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
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
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
里懷歸爲公出徃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

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
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已未
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揔
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
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旣歸不寐遂用韻賦四
闕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
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
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
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

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愬誰空恁遐想笑摘藥斷回腸思故里
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鳧飛更聽胡笳哀怨淚
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
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
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
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閑悶在餘杭曾爲梅花
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杏
杏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摠桃李

佳人欲相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
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
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
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
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
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
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藥
效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人墜鶯飛引

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
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
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
一枝在江揔金谷萬株連綺薨梅花隱處藏嬌
鶯何遜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
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
在揚州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
簷索共梅花笑冷藥踈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幼
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

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
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
嘈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擗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闈
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遽落
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滿勸阿誰
貪爲結子藏暗藥歛娥眉隔千里舊時羅綺已
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
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

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
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
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歛娥眉又爭樓
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
鮑泉縈牖落梳臺江揔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
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
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
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
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

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橐每首
有一笑字此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爲貴先是中原陷
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爲立
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
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東莞南魯
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
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

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劔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爲別故稱岳爲上岳鄂爲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爲北清郢州與潁類稱爲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爲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邛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郴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郴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
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
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
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
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
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
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
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

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
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
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
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
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
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
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
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
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

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

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勲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

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為觀文學士遇郊而
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
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
超空徒保傳四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
殊不然除勲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
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待制侍郎初得實封財百
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
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
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又

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毫
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
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
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
公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
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未
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

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之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窵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

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夾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王之瑱也象之杼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容齋五筆卷第三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王之瑱也象之杼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
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
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
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
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匄葉重鬢脣珠壓腰袂
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
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
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
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
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
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
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
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
態溫柔風流醞籍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
所謂壯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
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

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

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

抗可與過其至於此字獨招蒐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之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瞶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